

武經總要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武經總要後集原序

叙曰三代以來尚矣用兵之道以仁義為本以權謀為用仁義者所以撫士民服豪傑權謀者所以濟機務成功業也上自呂尚興周之畧下及戰國變詐之術觀其乘機決策因形立算微密之際閒忽若神是豈不用謀哉夫謀者不可以預傳亦難以言盡獨可見者驗之於前古已然之事使人彰往察來據今鑒古雖云明睿自天尚貴博識不惑以淮陰之戰功而本出書生以營平

之老将而動引兵法是豈不學哉故曰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今採春秋以來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決勝之策並著於篇隨其效應依倣兵法以分其類目謂之故事總一百八十五門古今陳迹不必盡錄每目取數事尤切者以為法庶乎發智士之聰明佐將士之術畧聞一知十觸類而長誠有補云耳曾公亮集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一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一

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師

用間

用謀

覘國

用敵人以為謀主

縱生口

上兵伐謀

前漢韓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
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
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
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
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伏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召其兵
使擊楚

高帝時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
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
聞知者乎曰未有平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陸
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

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

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煜惶駭無策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本朝夏帥趙保忠叛逆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秦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

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
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戰屈人之師

前漢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擊之因請于上曰楚兵剽
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
許之楚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
深壁而守不出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饑
乃引而去

後漢王霸討周建蘓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
卧不出反饗士作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
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乃引還
魏揚州刺史毋丘儉反文欽在外為遊兵司馬宣王自
將兵五六萬渡淮進討之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
從安豐進拔壽春胡遵督青徐軍出譙宋絕其歸

路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皆堅壁勿戰
儉欽欲進不得戰鬪退恐見襲不得歸計窮不得
所為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蜀將姜維依麴山築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諸郡魏雍
州刺史陳泰與郭淮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
去蜀險遠嘗須運糧羌夷維患勞役未必肯附圍
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
兵之地乃進兵圍之維果自牛頭山來救泰曰兵

法貴不戰而屈人之兵今絕牛頭山維無返路遭擒必矣欲堅壘不戰絕維歸路維遁去

用間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僕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

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

去志王從其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先必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自通矣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而纍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

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

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用間謀無由得入楚軍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益也繕甲

兵繕治也展車駕展陳也雞鳴而食惟命是聽復欲戰也晉

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陣固

列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

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

子反
內臣

王曰天敗楚也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為親已而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

燕使樂毅伐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
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
與推田單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

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也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冢墓，僇辱先人。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
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單又收民金，得千鎰。
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單乃鑿城，夜縱火。牛壯士鼓譟，出擊燕軍，大駭敗走。
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